

## ·书画名人·

## 刘登龙的篆刻艺术

高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登龙先生在中原书坛崭露头角且深有影响。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先生亲自撰文，以《刘登龙其人其艺》为标题，在《中国艺术报》介绍他的书意与人品。中原书坛宿老、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陈天然先生评价，“刘登龙书作功力深厚，刚健笃实，自然天成，婀娜多姿，在中原书坛独树一帜”。刘登龙以他的自学自励感动着那个时代的书坛，为我们留下了他刻苦自励、勤于耕耘、善于思考的文人风骨。

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楹联书法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周口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口市书法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西华县文联主席。他书宗晋唐，兼取魏隶，熔铸古今，自出机杼，所创二非体，风格独具。他精于楷书，擅长行草，书作既有端庄流丽之秀，又有朴拙劲健之美。

刘登龙先生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书法上，尤其是楷书和行草方面。他擅长融汇多种书体风格，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书法作品既展现了端庄流丽的秀丽之美，也体现了朴拙劲健的雄浑之气。刘登龙曾编著《大字入门》系列书籍，并撰写了《怎样写草书》的函授教材，发表了多篇书法论文。他多次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出版了一系列书法作品集，如《刘登龙书法集》《登龙墨迹·千家诗》《刘登龙楷书千字文》等。

不为人知的是，刘登龙先生早年的从艺之路异常艰辛。他不是那种单纯冠名头“一招鲜吃遍天”的艺术家。在那个连温饱都是奢望的年代，刘登龙先生刻苦自学、勤修苦练，励己亦励人，一边工作，一边研习书画篆刻艺术。

早期，他的画名被他书法的名气所掩盖，他的

篆刻也因为他的书法影响力而被湮没。殊不知，他的篆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常见于各类报刊。近日，我有幸得见刘登龙先生的篆刻作品数帧，让我们了解刘登龙先生书法艺术的丰富多彩和他兼容并蓄的艺术魅力有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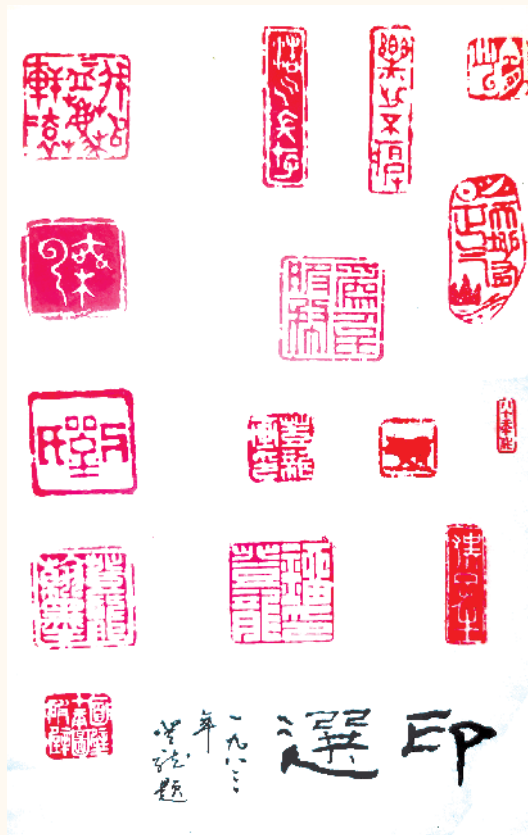
刘登龙先生的篆刻整体取法秦汉印风格，观其印，浑厚典雅，苍茫之中愈见灵动气质。其汉印满白文如“刘登龙印”“登龙画印”“登龙翰墨”，朱文“为人民服务”等，可见他对汉印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其印刀法圆润，冲切刀并作，起承转合，粘连应带自然妥帖，古意十足。几方秦玺大篆“浩气长存”“乐此不疲”“我以我血荐轩辕”“孺子牛”等，书意十足，金石气息浓郁，边框敲切自然，似有若无，笔断意连，连绵不绝，奇古倔峭。最为精彩的是他的“乘云”印，以大篆象形籀文，以秦玺之细白文作字和边框，两字略有倚倒，云字似一朵祥云，悄然升腾，顾盼生姿，整方印作破边断线处理，自然、灵动、峭拔，讨人喜欢。“刘氏”一印，布局奇特，方严整饬，字形取法爨宝子，似篆非篆，章法布局大开大合，造型奇特，颇具现代气息。

在秦汉汉印中有种象形印，或以动植物为形，或以字变为形象，刘登龙先生遗留印作里的“心手眼”“天地有正气”“肖形·猪”三方印，以“心手眼”印最为精彩。刘登龙先生在2007年曾命我治过两方长条形的引首印，让我记忆犹新。“天地有正气”一印，为不规则形状，文字在中间，上承日月星辰，下接山川河流，形象生动。

刘登龙先生的篆刻作品形制多样，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他的几方秦玺朱文“迎春”“春光好”“勉之”印，造型精致，清雅可掬，堪称上乘之作。

刘登龙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书法艺术家，他谦逊低调、治学严谨、诲人不

倦、提携后学，他兢兢业业、克己慎行、律己励人。从他的篆刻作品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刘登龙先生艺术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刘登龙篆刻作品。

## ·感悟书法·

## 一瓢居书话

张华中

(接上期)

一七三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感发意志。观，考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书法亦然：《兰亭序》，曲水流觞，千年绝唱，兴会天地，以释俯仰，此所以兴也；《礼器碑》，变化若龙，瘦劲如铁，一字一趣，堪称奇绝，此所以观也；《冠军帖》，肥瘦长短，隔行不断，大小疏密，倏忽万变，此所以群也；《祭侄稿》，怆天动地，墨涩意迟，块垒郁结，不能自己，此所以怨也。

功夫在诗外，也在书外，古今无别也。

一七四

古质今妍，古朴今媚。许是书家恶甜俗久矣，便向古寻方；汲古以敛妍，取朴以束媚，已成为一些有识之士之有益尝试。而《秦诏版》便是取法乎上

之途径之一。与《秦诏版》同起而下发者，“权”与“量”也。因秦初统文字，字之结构、书写风格正在嬗变之中，虽上承两周金文直率、自然之风，因文字镌刻于金属之上，故与刻石之小篆同字而异形。《秦诏版》因质地故，多取方势，笔力工稳遒劲，瘦硬清挺；线条刚劲爽利，生辣古拙；机构奇肆险峻，诡异多变；分布卓立参昂，崇尚难拘；更兼意态奇趣，气象浑穆。故临拓之际，须刀锋、笔锋兼顾，笔下字字有异相。

一七五

清姚孟起《字学忆参》云：“圣于楷者形断意连，神于草者形连意断。”书法上气脉贯通一直是传统审美之重要原则，其意为“连中有断，行中有留”。

所谓“连”，指笔画、结构形式之连，笔势、气脉之连也；所谓“断”，指笔画、结构形式之断与笔画、结构行笔时节奏性之停留也。

朱和羹《临池心解》云：“作书贵一气贯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打叠一片，方为尽善尽美。即此推之，数字、数行、数十行，总在精神团结，神不外散。”

张怀瓘也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书断》）刘熙载也论之曰：“张伯英草书隔行不断，谓之‘一笔书’。盖隔行不断，在书体均齐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艺概·书概》）

“连”，分无形迹之连和有形迹之连，即虚连和实连；“断”，亦分无形迹之断和有形迹之断，即虚断和实断。

形断者求“意连”，形连者求“意断”，气脉之秘奥，贯通之意旨，当为之精研，以取会佳境。

(未完待续)